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八回 小陽春思父母還鄉 黑瘋子趕朋友作伴

話說楊么在白雲山，眾弟兄拜他做了哥哥，連日吃酒。楊么與袁武、賀雲龍談一番兵機，觀一回星斗，又說些朝中事情。楊么道：「我在獄中，常聽得人說，欽宗昏暗，一任黃潛善等奸邪用事，日被金人須索，庫藏皆空，只得著在京官員以及富商各助金餉。李邦彥主和，割三大鎮二十州，屬金管轄，又遣張邦昌奉康王入金質當，稱金朝為叔父，宋朝為姪兒。金人又疑不是親王，必要欽宗長子去質當。朝中議論紛紛，尚沒定局。」馬靄聽了快活，道：「恁地同馬靄殺人東京，扶楊么哥哥做了皇帝，不省便恁人烏湖做賊？」袁武道：「人叫你黑瘋子，果是說話有些瘋癲。人馬糧餉未備，怎便做得？」楊么因打發殷尚赤、屠俏並孫本回峨眉嶺。三人說道：「哥哥在此，豈可別去？」楊么道：「聚會不在此時。況且你夫妻在外日久，山上無人，恐有事情，深為不便；二則許蕙娘母子尚不曉得孫本緣由，在那裡悲傷苦楚。使他夫妻父子在你山上團圓，我也少不得到你山上來。」殷尚赤道：「哥哥既到山上來，何不同去？」楊么道：「此處離東京不遠，我與王摩俱有圖形在外，恐人認出，未免又要多事，只好夜走。」因又打發賀雲龍眾弟兄回去。邵元道：「哥哥既是恐人識出，何不同兄弟們到了焦山，將船送哥哥到家，怎又去走夜路費力？」楊么道：「我要走旱路，去打聽常況消息。若不曾脫走，便去設法救他。」邵元道：「哥哥要去打聽救常況，我同哥哥去做個幫手。」楊么道：「那裡比不得東京，只我一人去看光景，便可了當。」說罷，使人備酒送行。飲到中間，王摩因對楊么說道：「前日聽見哥哥幼年失散了爺娘，卻與王摩失散了爺娘得人撫養的事情實是一般。哥哥曉得了生身爺娘的死信，俺王摩卻沒知生身爺娘的存亡，只沒處問人。這幾日想起來，暗地裡不由得不傷心落淚。只今哥哥又去見撫養的爺娘，也只為恩義相投，怪不得哥哥要去見他一面。俺王摩卻是為撫養的阿爺到頭來作冤家趕逐出來，得遇袁武、鄭天佑、爻動，劫了秦檜銀兩，來這山中。如今也要似哥哥去見他一面，又恐反使他見俺嘔氣，倒不如不見，只索由他罷了。」楊么聽了，驚問道：「原來兄弟幼時也是恁般苦惱，倒不曾問得。兄弟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王摩道：「今年二十二歲，只沒曉得月日時辰。」楊么聽了，不勝驚奇，道：「兄弟卻與我是同年，也只為失迷了月日時，如今再無處問人。兄弟既有撫養的父母，必有恩義，為何又看作冤家？」王摩遂將趕逐事情說出，道：「當日趕逐下山時，白日里路上睡，夢見人對俺說了四句，只今看來，句句應著。」眾弟兄齊問是那四句。王摩念出道：「今在白雲，哥哥又誇說洞庭，洞庭不是楚地？如今結了弟兄，豈不是瓜蒂相連。」眾弟兄聽了，俱各稱奇。遂又吃酒。王摩忽起身入內，取出一桿鐵棍，走在堂下，丟了幾個架子，開了幾個門戶，一時舞動，只舞得呼呼的響，見棍不見人。眾兄弟盡皆喝采。王摩收棍，走上堂來，將鐵棍送與楊么道：「前日兄弟原說山寨中有的是鐵棍，這兩日不曾取出。只今想起，便挑選了來，與哥哥路上作護身。」楊么笑了一笑，只不用手來接，又歎息了一聲。王摩道：「莫不哥哥笑兄弟舞得有漏綻麼？」楊么只得說道：「兄弟棍法，並無漏綻。只想我當日得棍，何等快心，今屬烏有，不得不歎息！」王摩與眾人一齊驚問。楊么遂將打擂台的事，細細說出，道：「這棍甚有神氣，為楊么心愛，刻不離身。前日忙亂，不曾取出，實繫念不了。」眾人聽得驚驚喜喜，一齊叫聲「可惜」。袁武、賀雲龍說道：「從來神物不能久藏，終必有時出現。哥哥何必乃爾耶？」楊么即便笑釋，遂與眾弟兄開懷暢飲了一番。賀雲龍、沃泰、邵元、柯柄、童良、殷尚赤、屠俏、孫本各起身拜別，楊么等遂相送下山。賀雲龍望東而去；孫本已備了馬匹，同殷尚赤、屠俏向南而走。

楊么上山，眾弟兄苦留，只得又住了兩日。這日與楊么餞別，飲了多時，馬靄忽說道：「聽說哥哥在柳壤村，離洞庭湖沒遠。休到家有恁好弟兄打伙，先入湖去，將馬靄丟撇，便惱你個大疙瘩！」王摩道：「你又來說瘋話！哥哥可是恁般人？」馬靄也笑道：「是逗他耍。」楊么道：「這是馬靄心愛楊么。我因心事，只得暫離。到家便有消息通知。」遂與袁武說了一番。因見日已銜山，便起身不飲，遂取了一桿柳葉長槍。王摩、馬靄便去打了一個包裹，並疊金銀，一齊相送下山。送了數里，楊么作別，提了包裹自去。

眾弟兄回上山來，袁武稱贊楊么見識過人；王摩稱說心同貌同，做俺哥哥不差；鄭天佑、爻動俱稱贊楊么好義氣，好膽勇，馬靄只不做聲。眾弟兄問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言語？」馬靄道：「誰似你，見大鳥去，小鳥只忙亂的叫。馬靄沒的說贊！」眾人聽得各笑，又吃番酒食，夜深自睡。

馬靄一覺睡醒，想道：「偏他有恁爺娘要去，可知不是親種，直恁怕犯走黑，只去趕伴，撞事砍他幾板刀。兀是沒頭緒，想得我呆鳥般惱悶！」便跳起來，在枕下摸著板刀，插入內衣腰胯，將包銀兩揣好，道：「休驚他阻撓。」便悄悄拽開門一看，見是五更時候，將門掩上，走出寨來。便有守更巡哨連忙來看。馬靄喝道：「灑家有事，天曉便回。」遂一層層喝開寨柵，窺出圍牆，一步步下著山崗，走過眾小校營房布幔，才出了一座高關險隘，見人俱是照前說話。

馬靄一直奔上大路，想道：「他走夜黑，走到日出；馬靄日走，到日沒，只在出沒時，便撞個著。」便只緊走。沿路買吃酒肉，走到夜間，便尋宿守等。不期人家見他這般形狀，俱嚇得倒退，只推不是旅店，有的回說沒房間。馬靄連撞人三四家，俱被人回出，便沒好氣，見前面一家，有個小後生在那裡收拾懶喚人。馬靄走近，一眼射入內去，見正中間桌上有個瓦罐，插放幾枝夾撈竹桿，旁邊支著兩口小鍋，曉得歇店，便一腳踏入門來。那小後生突見這德賴凶漢走人，忙回說道：「這裡不是歇店，到別處去。」馬靄便照著小後生臉上，豁刺一拳打來，將那小後生直跌去丈餘，雙手捂著臉，在地下亂叫：「打殺人！快來救命！」馬靄睜圓怪眼，喝罵道：「兀地瞎呆鳥！再回沒宿，掀翻白地，誰敢叫下天來！」正要又打，裡面走出一個半老婆子，聽見有人打他兒子，忙趕出來叫罵。忽抬頭吃了一驚，連忙收科道：「爺爺休惱，他後生家不知世故。看婆子面，饒恕他吧。」馬靄道：「灑家投宿，沒白住，敢認歹不接駕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家有的床鋪，任憑爺爺歇歇，只不要打他。」馬靄道：「憑呆鳥是兀誰？」婆子道：「是我的兒子。」馬靄便放下了臉，道：「恁地再不計較。」那婆子忙去攙著兒子，道：「你也不看個色形，一例將人衝撞！」那後生道：「我出不得一聲，便將我打得頭破血出！」婆子扶入內去，包紮了頭面，同出照應。此時，門外見立得有人探望，馬靄大喝道：「沒怪鳥褪剝，恁你什麼灑家賞你一頓老拳！」眾人聽了，連忙走散。馬靄便提了一條板凳，只攔街坐著。

那母子在內，手忙腳亂，只在灶上打鑊鑊，卷扁食。收拾了半響，那後生只得來請馬靄到屋內去吃。馬靄道：「兀的堂中黑，鳥一般悶！灑家誰憤？只搬這塊吃。」那後生只得努著嘴轉身。馬靄道：「來來來，酒肉只顧搬來，要兩副碗夾。」那後生聽了不敢回言，只暗暗叫苦，這婆子聽見，忙走出階頭，說道：「爺爺，我家只有酸黃韭、臭大蒜、爛豆腐，還有幾根蘿蔔條，酒肉卻是沒有。」馬靄聽了道：「恁是實話，有得賣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有是有得賣，卻沒銀鈔先去買來收拾。」馬靄道：「兀的不早說！」便在懷內取出包來，在地下打開，取出一塊給後生，道：「這塊灑家沒曉分兩，只去揀好肥肉剝十斤，燒辣子打五十角來，做兩頓吃。日出便走，多的賞你吧。」那後生接在手一頓，約有二兩外，便滿心歡喜，即跑去買肉打酒，便挑了一擔來家。不一時煮熟好，頭頂著一張桌來，擺在街中，將肉剝切了一半，裝在一個大瓦盆內，灑上半碗白鹽。又搗了一碗蒜汁，取了兩副碗箸並一壇酒，逐件的擺在桌上，馬靄又叫他去取出一條板凳來，放在對面，自己將碗箸對面分設，只兩眼看著前後。那後生見他這個模樣，不知是什緣故，又不好看，又不敢問，只得轉身走入門去站立。馬靄忽問道：「恁地黑是多時？」後生道：「有一更多了。」馬靄便自言自語道：「黑」「好跳。倘若早晚沒跳到，熬得人滿嘴清水怪淌，恁便等他不得。」便舀連吃幾碗，遂自吃肉。一時手嘴不停，只吃酒吃肉，一氣吃了二三十碗下肚，肥肉也剩不多。馬靄道：「兀自留量，不吃吧。」那後生在黑處，看他這般吃得怕人，只暗暗心慌。忽見他住手不吃，忙將半筐鑊鑊，扁食送來。馬靄道：「恁個才是填倉。」便一個個咬吃，吃完叫後生收去，自己只坐著不動。又自言自語道：「他走一夜，馬靄走一日，恁赫赤赤沒到，可不作怪！」便坐了多時。小後生熬守不過，只得來請他人內去睡。馬靄道：「灑家只這塊等人。呆鳥自去倒頭，只不要閉了鳥門，莫討灑家動手。」那後生走入屋去，母子二人只暗

暗叫苦，又不敢去睡，只伏在門背後張看，暗暗的許願道：「南寺燒香，北庵插燭，保佑這黑漢子無是無非，早離家門！」馬騫這般行動，恐嚇得這一村人個個俱猜疑他是盜賊歹人，不知要在此懊惱那一家，便耽著一把干係，卻又不敢動手拿他，只立在黑處遠遠的窺看動靜。這馬騫等到半夜，絕沒人往來，便等得不耐煩，忙取過那條板凳，並在一處，取出板刀，做了枕頭，放倒身子，只呼呼的睡去。

一覺直到天明，忙爬起來，道：「恁便錯過，快去趕著！忙將板刀插放，走入屋來，叫拿酒來，那後生連忙收拾出來。馬騫吃得又醉又飽，便跨出門，一連趕了三四日，並不曾趕著楊么。一日，忽大笑道：「黑瘋子煞有主意，怎今學了呆鳥做事！恁地趕他，不白地趕壞人？可知他住在岳陽柳壤村，路上趕不著，到他家也趕著。直恁日不停，夜沒靜，鬧得鬼跳，敢不吃人笑破？便使他先到，也差不什麼。」一時計較得快活，遂自慢走。到了村鎮停留歇宿的所在，驚天動地，唬得人驚驚疑疑，自己全然不覺，一路而來。

且說孫本同著殷尚赤、屠俏，曉行夜宿，出了河南地境，向日留下小校接著，又走了幾日，已離峨眉嶺不遠。屠俏對殷尚赤說道：「此去上山，只得八十餘里。你同孫大伯慢走，俺先去報知，使他母子早歡喜一刻。」說罷，便跳下馬來，將肚帶緊了一緊，前後抹了幾抹。然後上馬，坐穩雕鞍，縮定絲韁，遂將身子往前一側。那馬馱著屠俏，急縱轡頭，撲喇喇往前直躡，一似箭乍離弦，金烏西墜，好去得迅速，孫本見了，十分贊好。殷尚赤道：「他自幼學習弓馬，是個慣家。」遂將廝殺成親一段始末緣由，細細說出。孫本聽得驚驚喜喜。二人只慢慢行來。

這屠俏縱馬一氣跑了五十餘里。恐怕馬乏，見前面是座村落，便來到市中，向一個人家，跳下馬來，買酒食吃，並喂馬匹，村中人見了，知是屠俏，盡皆吃驚，那店家忙來服侍，送上酒食，十分小心。屠俏吃著，因吩咐店家道：「取一斗草料與俺喂馬，上山去著人來謝你。」那店家答應去喂馬。屠俏吃了半晌，遂立起身走在槽邊，直看這馬吃完了草料，才牽出門來。因恐馬才上食，要愛惜他，遂在前縮著絲韁，慢慢走出村中有一里遠近。見路旁有個池塘，便牽到塘邊飲水，自己立著，看些牧童牛背、樵子擔薪。

正看到得意忘懷，忽見斜刺裡衝出一騎馬來，初然看去，只道是殷尚赤與孫本前後參差走來。因暗想道：「俺也耽遲不久，他們也來得恁快。」再一看時，後面跟著百十餘人，皆是長槍大斧，蜂擁攏攏的趕來。屠俏道：「想是他們又遇上了山寨人來迎接，俺今作速回去。」遂牽上馬來，再一看時，卻不是殷尚赤與孫本。一時動疑，翻身上馬，不期這人一馬衝到前面，大喝道：「你這賊潑賤！向來被你霸佔峨眉，裝妖倚勢，聚集強人，劫奪害眾。屢次官兵進剿，皆被你小小伎倆撓阻，不能搗汝巢穴，皆因朝遷所托非人，釀成禍患。今我奉上司差委，帶領軍士在此立寨，鎮守一方，正要領兵打上山來。誰知這大膽妖狐在此失群，叫你死在目前！」說罷，舉起九節鋼鞭，照屠俏腦袋上劈來。這屠俏見他喝罵，才知是官兵，便急得滿心怒髮。見一鞭打來，忙拔劍抵敵。怎奈雙劍俱在鞘中，急忙裡抽拔不出。見鞭打得相近，疾忙一個翻身，在馬腹下躲過。早被這人豁喇一聲，打在鞍轡上，直打得火星亂迸。這人大喝道：「賊潑賤，好躲法！」那馬被打，直律律往前亂縱，屠俏又一翻，上過馬來。這人便放馬追趕打來。只因這一追趕，有分教：

貞節娘夫婦再姻緣，莽蕭何父子重複聚。